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敏求軒述記  
陳世箴輯

卷十三—卷十六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歐家軒述記卷十四

丹徒陳世箴筱林輯

記張鐵槍事

舒位鐵雲

淮甯張鐵槍名永祥字俠君嘗以鄉兵三百破賊五千  
人于盪氏時嘉慶二年丁巳春二月白蓮教女賊齊王  
氏自楚掠豫勢將南趨襄葉張率鄉兵邀擊其衝力戰  
一日夜而賊潰遂從武關折竄秦蜀間而中州無賊矣  
當事者給張把總銜棄之而去又十年儀徵阮公巡撫  
河南張効力麾下公大閱張冠其軍再撫浙遂命從行

時海寇不靖。公命張教習溫台。甯波各營槍法。雖參游  
大將。亦有執弟子禮者。俄公內召。張送別至揚州。而翰  
林錢塘屠君孟昭。出知儀徵縣。君嘗出阮公之門。出都  
日。謁辭公賦五古一章。贈行有云。梟徒頽泗來。小鬥竟  
如戰。我昔謀增兵。請者議未善。爲此多隱憂。保障匪易  
見。云云。孟昭旣至邑。卽從揚州聘得張。縛縛巨梟。蔣光  
斗等若干人。置諸法。皆十餘年漏獲之戎首也。其他餘  
梟亦禽。治畧盡。然張客邑解三年。未嘗自言盧氏戰功。  
會孟昭至袁江。遇沈司馬惇。始爲孟昭詳言之。蓋張

被賊時司馬方在軍中言特有據且惜張功鉅而賞薄也。孟昭稱張諸伎皆長而槍法尤絕其人則恂謹若書生。忠信出於天性。既爲歌詩並屬余。和余惟古之以鐵槍稱者最著爲王彥章。然彥章雖躋身將帥而爲朱梁所用。誠遭時使然。抑亦實命不猶耶。今張身際清晏善刀而藏。又得百卿賢宰先後識拔。間出其餘勇以佐諸大夫除害安良。爲太平之人以老。是王鐵槍遇而不遇。張鐵槍未遇而賢於遇也。故余叙其功且樂其志焉。

蘇子車刻詞

卷一

申右敦傳

馬榮祖 力本

諱瀛字右敦產於揚原籍關中三原人少司空蓮峯  
公家子也公以貴爲郎廉幹稱職歷任中外以身許國  
義不復顧妻子君以身肩家督者二十餘年鉅細就理  
昆弟四人自仲弟滄來以下皆攻舉業君慨然曰吾父  
親掌王事諸弟行且後先雀起吾何求哉板輿奉母且  
繼潘岳賦閑居矣顧君雖侍孫太夫人家居每飯未嘗  
不在蓮峯公左右公宦京師者十年出任嶺南山左者  
又七八年君心動輒跪向母前趨裝覲省衝冒風雪往

復數千里。率以爲常。太夫人素畏雷。君仰視天色慘澹。卽趨走膝下。或夜分霑醉就寢。聞雷聲倉皇倒屣伏榻前。值夏秋風雨。遂不敢越戶外一步。兩稚弟遠侍署中。君偕滄來養母。滄來少君十九歲。視君如蓮峯公。君以養以教。寢食與居。庚子滄來登賢書。癸卯叔子高原再獲雋。君率兩弟拜舞堂下。蒼顏素髮。顧影婆娑。喜雙親之及見幼弟成立。而不自知其已頽然老矣。君於世無所好。獨嗜酒。興至則飲。飲必醉。醉卽一切不省。几席戶牖間事。多見欺。顧恒以書佐飲。尤留心二十一史。頗涉

其津漚酒後耳。燕座客趣舉某事，衝口肆應，無脫誤決人成敗。每引往跡爲徵，時或奇中聞者，嘆服忘其生長羅綺中也。體素羸，頻年覲父，不勝勞，遂感風疾，不復遠出。顧性愛友朋，有王某者，早卒，妻孥酷貧。君收視之，雖甚窘，必轉貸子錢。家二十餘年如一日。所配寇孺人卒，盡出其奩中璣綺，付滄來佐堂上甘旨費。人以爲難，蓮峯公旣洗手視事，不名一錢。又時出其私佐公家急，而君復落拓，不問家人生產。用是重困。然每遇人窘迫，卽於眾中大言曰：吾爲若辦此足矣。復伺變其人。雅聞君



長者踴躍待命已而歸探囊中面頰發赤瑟縮不敢出  
戶外者佇立久之徐引去而家人索晨炊者又至矣方  
蓮峯公之分守濟東也以抗直失上官意特疏薦公才  
解馬甘肅時西事方殷道路梗塞風煙萬里偶失道至  
水草斷絕處輒飢渴死或笑遇雜虜劫掠一日夜數驚  
比達軍前又往往以譴去當是時君適以覲省留署憂  
公不免計無所出飲泣不能語誓扶病隨公公音容慄  
慨趣進食飲噉如平常君侍食不能下咽是時公年六  
十餘矣據鞍矍鑠笑顧君曰兒見老廉頗否此吾致命

之日也。君聞之，悲喜交集，不覺噴飯而公遂揚鞭去矣。嗚呼！由申氏觀之，爲人臣子者，其有不灑然動容蹶然投袂而起者乎？其可書也已。君沒之四日，滄來下第歸，入門撫棺，一慟幾絕，久而甦，引領長號曰：「天乎！兄乎！生吾不能事死，吾又忍沒其眞。於是匍匐再拜，丐余一言以傳信，泫泫然涕交於頤也。嗚乎！卽是可徵，右敦友于之篤，而余益以是重滄來。君無子，以滄來之子喬齡爲後，才十二，蹣跚哀痛如成人。君雖死，可以不恨。」

每寸車道言

卷十四

五

書項生事

厲鶚太鴻

甲寅冬十一月十六夜飲小玲瓏山館主人許歌酒間有狐且色項生者意態融冶嫵嫵似好女子曲能唱情始楊瓊一流坐間皆爲之迴腸蕩氣不復知其爲三十許人主人因告予言項生故吳產也十餘年前曾隸江淮大吏某家樂部大吏睨之令習長生殿新聲爲楊玉環項生素慧黠不數日盡其妙大吏益以爲天下聲色之選在是凡飾歌舞具金縉錦翠珠璫犀珎刻意精麗至玉環馬嵬繼後明皇泣玉環像則令好手雕沈水香

背項生像傳以粉黛飾之如生明皇泣大吏亦泣後大吏竟以賄敗項生流落乃鬻歌以食話舊事尚時時流涕噫大吏者不昧日易心以盡官事雖百項生何能進項生不過大吏亦尋常鬻歌人未必有榮悴今昔之感如此故書其事

翟瞿園家傳

朱珪 石君

翟洗心字聖山一字瞿園安徽涇縣人傳聞翟之先本張姓漸徙也當元末與陳友諒同起兵於蕪戰歿友諒字其孤友諒敗避地至涇存李翁夢虎卧其里覺而跡之則少年貌甚偉詢其由來館而妻以女遂從翟姓所訛敬六公者也卜居於涇之西南桃花潭左潭發源于黃山而注于涇其後聚族而居幾萬人曰水東邨翟氏十傳而至瞿園父之煥明季諸生翟園子兄弟次爲仲時天下初平山賊猶梗歲戊子之煥率族捍賊全其鄉

瞿園曰。吾族大。當有以保息之。乃倡輸田之在宣城者。三百畝於宗。爲祠田。立條約。祠墓祀以時。貧瑩有養。秀者有獎。日常稔莊。瞿園好藏書。妻詹嫁時。益之書數。輒涇人好古者多。就鈔讀。宣多圩田。以上埭爲防。值歲者修之。壞則罰。瞿園雖不值歲。必出資以助修。故終其世。埭堅而無競。及瞿園卒。族以埭壞互毆擊人。益思其惠。瞿園之喪。有來弔者。哭甚哀。其家怪之。問其姓名。曰。我宣城周彩臣也。少孤。母老三十未娶。某年試罷。歸遇公于逆旅。詢而憐之。乃出裝金。使歸娶。勸無廢學。曰。薪水

吾任之。今若干年矣。其惡人之病而不自伐多類此。





張孝女傳

馬榮祖 力本

雍正己酉嘉平吾友張君過予眉間擦泪問所欲言遂  
巡久之出其懷中所自爲狀示予曰客歲吾妹死願有  
傳也語未畢淚承於睫伏地嗚咽予閱焉屬時治妻喪  
未有以應獻歲來值予遠出辛亥三月復來顏色憔悴  
申前請蓋堅蓋距其妹之死已四年矣於虜以張君之  
拳拳於其妹則知其妹之拳拳於其母而有以致其兒  
之久而不忘也狀曰妹名世華字能寶予終鮮兄弟自  
先君子棄世獨與吾妹養母家貧甚時時依人遠遊敝

廬去江尺咫。風雨之夕。濤聲喧。鼉斗室如虛舟。浮空欲起。每念此時。母妹相依。爲命引領。延佇黯然。魂飛又所入不足存活。米薪蠶醋多取辦於吾妹。十指歲時歸省。顧視供具畧備。且驚且喜。已而大慚。計吾妹之心血亦幾盡矣。予年近四十不能娶。時與老母議妹姻事。輒向壁嗚咽不已。蓋憐予未娶而垂白之母無依也。用是不忍重傷其意。荏苒二十七。竟以勤死。吾妹之死固死孝也。於虜抱區區不字之貞。以侍養而徐待其見之娶。斯已勤矣。兄不克娶。則誓不忍一日而離母。顧不幸不及。

見其兄之娶又不幸並不克終其母之養而竟至積勞  
盡瘁以至於死可哀也已因次第其兄之狀而爲之傳  
張君江都瓜洲鎮人名世秩於其請傳之誠也多其義  
故附書



錄袁翁

和邦額 闕齋

長山袁翁少極貧居城外一破屋中幾行乞矣無如何檢點破衣襦數事過典肆質錢肆主曰此襤褸物不值一文可持去翁太息曰我非濫爲者特以家無斗粟恥食嗟來不得已以此爲質耳肆主挪揄之置不理翁忿然曰設我異日致富誓必開一解庫彼時雖有人將死孩來質亦質之矣典肆最忌質死孩之說聞之怒甚第以其貧窶至極姑不與校翁歸去且行且止仰天而泣曰嗟乎袁某撫心自問所行之事無不可告人者今何

爲至於此忽破衣觸於棘刺礙不可前棘下土凸起試探以手中有物纍纍然白光燦燦則朱提也大驚喜卽以破衣裹數錠歸次晚復往運之數旬始盡約畧二萬金先作小經紀一年後出爲巨賈問舍求田食指甚眾遂於宅旁設典肆前肆主聞之曰袁餓夫果存今日耶乃覓一死孩裹以襁褓至肆求質銀十兩主會計者皆錯愕翁揖而進之曰兒欲證成我爲信人耶此孩於今日死敝業於今日開市不爲無緣請如數以付因使製棺厚殮呼僮僕執鍤曰此孩不必遠送可於我所立地

磚下瘞之。掘尺餘，得一石板，發之。板下列巨禽十數，瓮中白鏹皆滿。一肆大驚，咸嘆翁爲長者。天固存以默啓之也。肆主亦謝罪而去。翁自此施財好善，已而生子，子生孫，皆能讀書，顯達有仕。至尙書者，督撫者，卿貳者，科甲蟬聯，迄今稱鼎盛云。





義婦趙氏傳

錢陳羣集齋

義婦趙氏。明金帶指揮金友勝妾也。崇禎四年。友勝死。土寇之難。妻余氏誓不獨存。以所生子廷祚屬趙氏。曰。死易。立孤難。吾爲其易。汝爲其難。若以汝之力。他日金氏得延宗祀。其受余拜。趙氏許諾。遂自縊。趙氏奉友勝屍。與余氏合葬于登州城東。當是時。巡撫孫元化旣被囚。執城中人倉皇逃散。多航海避遼陽者。趙氏奔竄流離。計無所出。亦挈廷祚至遼陽。適叅領郭公廷祚改姓郭氏。我朝定鼎後。廷祚從大軍入關。叅領公特愛廷

祚趙恐事泄亦甚秘之。廷祚既長通籍初未知氏爲金氏後也有耿仲明者素與友勝善時已闔三紀一日遇廷祚于朝熟視良久曰不圖今日復見金指揮面目也遂泣數行下且執廷祚手曰吾將就封于閩他日當備以告汝不使汝父忠節湮沒耳廷祚不知所云歸以告趙趙終不言垂泪而已仲明行至吉安而卒後遂無知其事者居無何趙氏病篤謂廷祚曰耿公之言不謬汝故金指揮友勝子也且具道盡難始末嗚咽者移時遂氣絕廷祚以郭氏有撫育恩不忍遽棄去然歲時朔望

未嘗不東望拜泣也。後爲少司空，終其世仍姓郭氏。雍  
正六年，廷祚子鉞官廣西巡撫，請于朝奉。

旨復姓金氏。自友勝夫婦相繼盡難，宗祀不絕如綫。趙  
氏失身撫孤，卒之廷祚遭際。

聖昧位登，鄉貳慶溢，孫曾使忠節遺芳，不致終于湮沒。  
其所全豈不大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周山人傳

錢大昕

山人姓周氏諱顯字晉瞻正巖其自號也世居嘉定城  
爾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儲石儲而未嘗以  
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而於畫獨有神解仿古賢山  
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與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曲  
肖吾邑自朱松隣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  
播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山人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  
叢竹川乃如用筆不假橐木自成邱壑其法濃淡坳  
突生動渾成盡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當時以

爲絕品。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成。亦斧以斯之。山人多壽而善飲。自號壽癡。富人慕其畫。或致金幣。不卽得。偶然欲畫。畫成。隨手乞人無袷袍。人有延致之者。或留半年數月。或到卽辭去。嘗遊齊魯。聞與單朱翁交相得。朱將往江南。山人附其舟歸。朱之兄方令嘉定。山人不知也。抵吳門。始知之。不告而歸。朱令異而訪之。避不見。逮朱去任。卒于蘇。乃幅巾往弔而哭之。其介特多。此類少時。嘗病瘡。一夜醉歸。逢老叟衣冠甚異。出一丸藥。啖之。五臟皆煖。忽失叟所在。經昔猶

有異香。自是宿疾盡去。終身無纖介之災。年八十餘。善飯健步。不異少年。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九。族子筭。字牧山。亦工畫山水。晚以藝事遊淮揚間。諸公爭出重價購之。吾鄉近日言畫者。稱大小周云。





高節婦傳

方苞望溪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兒以居。喪期畢。數諭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兒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兒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贈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卽無累兒。但望母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兒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卽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僑婦人貧無

依者多僦居爲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齋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灑掃奉匜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

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備身兄老請於主人求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卞急小失意卽數罵或奮槌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爲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子婦

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查氏七烈傳

馬榮祖

明崇禎甲申三月京師破前二日查氏婦女死者七人。查氏世居西江自諱秀者入都以資雄閭里秀生忠萬。歷己酉副榜二子國英國才一女四姑適黃氏早寡率其女三姑歸母家國英娶周氏性持重生二子一女二姑國英沒周氏內政益肅而國才治生精心計業益大起娶於張少周八歲靜而順事無鉅細請於周而行生二女長三姑次四姑無子爲置側室廉其母依女以居家人稱廉母當是時娣姒相得甚而黃氏姑夙明大義

翁嘗附權要力讓後權要誅翁竟免比與嫂氏相依談  
古人風烈義形於色四女傾耳斂容往往掩袂流涕十  
三日昌平陷周氏知京城不保謀徙城外榆堡莊十七  
日城外三大營悉降九門環攻益急家人皆竄走國才  
出偵賊周氏撫膺大慟曰事迫矣有志者從我張氏應  
聲曰唯唯黃氏姑目眾二姑以下立起各出袖中帨結  
環中堂羅拜天地四姑年甫十二爭先登登而墮周氏  
撫之曰死易耳勿怖吾固當先遂以次就縊時漏下二  
鼓矣周年四十四黃姑廉母長周二歲二姑三姑黃三

姑俱十六。廉年二十。次日彰義門啓。賊遙望查氏高第。爭排戶入。縊者顏如生疑未死。諦視良久。乃掠其貲去。國才自外踉蹌歸。趣解幌。二尸復甦。妾廉暨幼女先登者也。於虜死生之際。雖與人家國者。往往不克引決。求之素封家。婦女尤難。查氏一門。處可以無死之地。而適值不得不死之時。藉使少緩須臾。必至祈死不得。少長從容。不再計決。凜凜然與鬚眉丈夫爭烈矣。





屠烈女傳

潘 諤 誨 叔

諸暨縣學生何檢妻屠氏同里屠永義女也永義備耕  
鮮食生女欲溺之檢父予敬生檢襁中負甚慮無與婚  
夫婦謀求得女爲子婦遂養於檢母母將歿尙幼父命  
檢督女成婦禮執喪何氏世授書材里云予敬益困檢  
生喜見書餒則驅習藝事皆不能就父日鞭之年十六  
又令畚築抱畚如執圭呻於塗父見輒怒鄉人憐而解  
之叩所會誦書則已解文義遂與兩稚孩令授書字聲  
踰於父闕數載鄰之村有稚子者相語師小何家稍給

益暇讀書年二十餘補邑弟子員或譽其文鄉之先生館之檢素羸見有書充棟皆非所睹晨必誦恐不能盡得疴疾不起初檢家積貧數世無貸負乃以檢稍振鄉人轉資之檢病爲致醫藥而檢日劇無生期生貸家頗悔索所貸浸急檢父恚曰若少須不見吾子矣王叩尙有百金物耶意女姿檢歿必有聘者女習聞之泣以曰婦自始能言習勤苦今織紉常倍翁吾能養之檢所負終吾身當了也父以迂緩不能須臾且婦幼嫁之使婦知不可諫日夜織預棺斂事悉具且憎其材更治一棺藏之檢病

歲餘夜卒。女不哭。衣檢屍服已斬。哀到卧檢側死。父晨起不得飯。呼子婦門寂然。則驚籲鄰。培闕入。爾尸在床。女目如視。血結於項。若朱實不汚衣。南牖有燼。炷香已燼。下殷血淹一刃去。床二丈餘。則伏。神處悶。血盡復至床。正。即絕志之。率氣爲之也。爾黨人駭。見神之。議贈其翁。二日。日。以葬。有司聞於朝。以烈旌。鄉人祠之。申何村。



錄叅領某事

和邦額 闕齋

護軍叅領某少壯時從征青海爲賊所擄械送某喇嘛處至則入一次利喇嘛据牀坐年屆期隨兩睫垂皮寸餘盡掩其目聞某至呼至牀下侍者進牙筋一枝喇嘛以筋撥啓其睫東以哈達露兩瞳如碧琉璃明澈似蜻蜓眼某異之再拜頂禮祈爲解脫喇嘛曰半年後當返中國此定數未可倖脫也吾視汝無大根柢只可授一術以終身耳遂留之朝夕悉有秘授越六月大將軍底定青海喇嘛致書將軍言某終身蘇卿之節將軍取之

以歸某屢官至護軍參領精青島衛名傾輦下時有山西布客死京邸鄉人瘞之義塚古槐之下後十餘年其子經商獲利累貲鉅萬議發櫓歸故里祈某往相之某至墓所周視曰此穴得木氣甚旺不可遷也且啓土更見肢體于君大不利子欲中止其鄉人皆不欲曰富而不榮葬其親致掩骼異地非孝也子不得已傭工發掘未及咫尺已見槐根縈絆抽而斷之清香撲鼻及棺則盡爲柔根蟠結不露寸木竟半日之力始取棺出棺已朽一臂在外工納之臂折子大哭觀者皆太息子扶柩

歸于路。墜羸折一臂。遂成病廢。旋卒于逆旅。棺厝古田中。無馬鬚封也。又護軍統領某公。爲其先人營葬。會送者接軫。靈輿甫至穴前。某趨啓曰。職家貧。愧無資錢。四十萬。謹具生芻之弔。今望佳城鬱鬱。而土色純殷。恐不祥。請一觀。朱壽之器。公素耳其名。亟命啓繆幕示之。某曰。穴定乎。公曰。定矣。某曰。且勿葬。此穴非是。穴爲張某所點。張亦素有盛名。師心自用者。聞之大恚曰。君勿喋喋。舍此。豈復有正穴哉。衆多附和之。下棺而崇封焉。某頓足曰。此大謬矣。急取錫向墓之南。掘地爲溝。深尺餘。



長二丈餘。曰：得此其庶幾免乎！以煤炭大書火字於碑陰而去。張猶謂媻不已。忽見數騎馳至報宅中火起。廩廩俱焚。眾始知其術。自此名愈噪。所居隣厝代帝王廟院東。悉屬紅牆。或謂大不雅觀。盍去諸。某曰：吾老矣。平生不善夤緣。賴此數仞紅牆。冬來可博一外任。以樂餘年耳。至冬果以卓異授江南叅將。後乞休歸里。宦囊頗裕。不敢復爲人相地。相則兩目赤腫。每數日不瘥。閑齋曰：叅戎公今下世矣。伊君昌阿其婿也。嘗爲予言其異蹟甚多。悉堪紀述。方其爲護軍校時。偶偕友人步

郊外。憩一墓門下。松楸陰翳。咸嘖嘖以爲佳。城公曰。此絕地也。何羨爲。友問其故。公曰。此松柏皆百年物。苟存子孫。則斬伐而貨爲棟樑也久矣。焉能至今無恙乎。友以爲惡謔。旣而坐。旗亭詢及墓主。酒家傭曰。此漢軍張氏之塋也。張故百萬富。而今已矣。絕嗣數十年矣。眾大駭服。夫公之術固神。乃所爲謔亦窮理。至乎其極者也。

每求軒述記

卷十四

五

戴司寇別傳

潘 諮 誨 叔

全溪司寇姓戴氏諱敦元浙江金華人也乾隆癸卯年十五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山刑部主事歷官中外至刑部尙書以甲午十月卒年六十有七 贈太子太保予

謚簡恪凡其行業實蹟當掌於史氏獨平生志趣有足述者非久與交處不能悉也君性一如謚內甚慧然簡而寡營凡人事居處若時當適來而適應之皆非所必爲者然居不廢職行無異趨蓋其恪也平生惟喜見書委棄殊絕日成誦書可高七八寸彭文勤公視學浙江

君年十歲郡縣以神童舉試公呼至案前問讀書幾何  
書一字引音義旁通者問之君乞筆試所出書多在所  
引外驗書皆實故名早稱於大人長者其一生綽然得  
自行其志趣者亦名有以先之也言動樸訥對人無容  
儀交人無問訊共坐無談論終日冥默類窮山方外遺  
形去識之士至寒暑饑渴亦似未嘗切膚然不如方外  
屏絕感際初履曹職未嘗識上官及出任觀察至爲藩  
撫亦不知其身在羣吏上治官事亦如身事默默寡可  
否遇案牘如讀書一日所見必盡而後已每至一官取

積牘覽一過。他日吏誤摘語之。故吏亦無敢欺者。復居京師。同僚非公不得見。部事畢歸坐一室。家人爲之設食飲。暮則置燭對書。坐倦而寢。否則坐暗中。倦亦寢。雖饑甚不言也。窺其室。積塵漠漠。坐卧處皆亂書。無完軸者。行巷塗。嘗無車馬。假歸武林時。大憲某公宴之。兩著屐往。終飲。羣官擁送。鼓吹門啓。呼戴大人。轎馬君笑索。繼自執之。揚揚出門去。其一生行動自由。每如此。然亦非傲兀視旁無人也。目短視。看書以紙磨鼻。一磨則終一紙。面時黧然。晚自言善忘。嘗試之。猶不遺一字。然冥

爲詩文終歲或不舉管。晚好天文算學亦無所論說。蓋善照者光著物而不必凝澹於物。君於讀書亦適然目之。適然不忘非心欲有事焉耳。其一生類動以天未嘗近邊際其遭遇亦適如生質。時至而自合自少至老不計得失亦竟無得失以內實勤恪之故。遇人脫畧無訾謗人以其簡樸信之不謀食。終身得食爲士大夫處顯位則天厚之也。卒之日。苟無餘衣。困無餘粟。庀其產不及百金。其廉潔亦性成者。非意於廉也。不知有無之切於身也。

潘裕曰唐史於李泌奇不能測司寇爲人洵奇矣哉凡人知覺寓於運動聖人明粹純一故百事中知老氏之流則落漠其外面鍵閉其內然皆有窮且不足之力以自固若司寇皆無事也天地生材固有不落規矩而自成一規矩者使遇聖人不知其所裁就終何若也





管穎士傳

馬榮祖

穎士竹巖先生季子。雅負奇氣。幼就學家。肄業年二十。二。予始與定交。先生尺寸守矩矱。鄉里稱長者。而穎士時時從諸俠少。爲六博鬪雞之戲。先生知非凡兒。縱弗問。穎士益自喜。坐客或舉明羅瘁正雪佛詩相賞。穎士走筆次韻。遽出羅詩遠甚。長老大驚。當是時。年才十二。尤善恢喞喜談前人軼事。往往脫換本傳顛倒。傳會使千載笑啼。從俯仰頓挫間。騰躍變現。聽者絕倒。先生麾之不止。然私心愛憐特甚。以爲是兒氣可食牛也。年旣

冠。補博士弟子。同學生間邀入社。眾方搖首聳肩。蒼蠅  
聲微轉喉。吻。穎士已盡數紙。颯颯如食菜。春蠶已而從  
後。掣他生筆。墨淫淫。濺。隨舉座。謹。穎士。盟。噓。自若。於書  
多所漁獵。尤長於史。留心邊事。每指畫形勝。白山黑水。  
出。授掌中。直欲與牧之。曼卿。相伯仲。落拓侘傺。視頭上  
巾。如附贅。視飾。整。悅。爲羔雁者。以爲蝓蟻。轉丸。而獨特  
予。以自壯。侍父母前。怡怡。色養。至老如嬰兒。比堂上相  
繼。沒。俛仰無聊。賴而疇昔。跌宕。踈弛之氣。亦於是乎少  
衰矣。家居悠悠。忽忽。近乃一試其奇於岐黃。屢起危疾。

戶外之履恒滿。里中夙號廣場者。見穎士以儒生暴起。壓其上。意不能無少望。值危疑無著手處。外故相推然。試手。旋已名益震。予與締交最久。亦未嘗見其數數於方書也。每晨起。尤急。竄人窮巷。掘門側身聲。拆入。值溽暑。穢氣逆鼻。宛轉繩床。敗蓆間執手。姍姍與呻。驗相問。與人蹲伏矮檐下。蒸暴良久。欠伸打頭。乾趺不已。乃徐徐引去。以故洗削備保。人人自以爲親已。竟用是病遽不起。家無長物。有所得。絲手與人。至所親亦不作翁翁。熱比卒。奔哭者多。莫知誰何。已竟去。頻年遊道劇厲。而

方寸中輕重尤明平生所依歸者至晚尤篤蓋屈指與予定交以來二十有六年矣穎士處世節目最為疎濶及與考訂掌故援據駁正瑣屑不遺要其志在權奇恥為老生訓詁徒以浮沉微逐見者或稍稍狎近而不知其一切類放至自舉其可重之才而棄之而卒無以自托於後世也穎士名豈姓管氏江都人

述記卷十四終

敏求軒述記卷十五

丹徒陳世箴筱林輯

書張縉始末

汪琬 鈍翁

十六年六月有妄男子縶笠汗綉騎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卽應。以馬箠捶傷主人。觀者皆怪之。搜其囊得銅印一重逾二斤。隱隱有篆文。不能識。執以告縣。縣令誰何之。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母曰周皇后。於是反呵叱縣令。令大驚。其曰文也。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也。

遂上諸巡撫巡撫下兵巡道接驗男子益詐言始生三  
歲時李自成破北京為賊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  
負之南遯間關過江甚於主事耿元度者家耿許配以  
女既而江南大亂復與耿奔走吳越間從故翰林何應  
元遊學遂薙髮為僧居天台山中數年不見容於人欲  
北渡河故取道於此且言嘗為總兵官其辭不經多此  
類巡撫密械其人疏於朝章下兵部呼問男子銅印  
所自曰受諸耿元度問元度與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  
問李弁曰家真定至今猶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

忘之矣。其狀貌如何。曰眇一自。兵部乃下真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一目者。至京師。與之辨。皆非。是兵部陽用好語。稍稍誘男子始吐實。久之方窮其詐。蓋浙江之金華府人。姓張。名縉。年二十歲。既爲僧。又名超福。少時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遺。一不足據。而縉頗妖誕。遂竄入義烏郭門外之伏虎庵。事僧而降。爲師。時時自詭前明皇子。或稱朱慈英。或稱朱盟。輒用印爲左證。以惑士民。恣行姪利。有干總翼某者。惡之。將列於官。縉調得其狀。卽棄僧服。脫身逃至江甯。轉入河南。竟爲柘城人所



執前所云云皆妄也。於是詔繫刑部獄。法司論縉妖言當棄市。天子猶以爲疑。命法司再勘。法司雜問。若何用爲此。縉辭窮。但曰年少無藉。爲人所給。故當死。問給者主名爲誰。雖嚴刑終不肯以實對。至今猶在獄中。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學。自筮決不死。予方司河南司事。親見之。

汪子曰。成方遂王郎之事。自古有之。然未有如縉之。不經者也。予考明愍帝凡七子。周皇后生皇太子。定王。田貴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先貴妃殤。與縉言無相僞。

者。國家律例中無詐稱皇子之條。而法司當其臯斬。蓋引漢史爲斷。可謂知律意矣。予恐後人附會。縉所稱爲真。故疏其始末如此。十七年十一月某日也。其明年縉竟棄市。予已左遷兵馬司指揮矣。



林元戎傳

藍鼎元 玉霖

林亮字漢侯福建漳浦人也生四歲喪母八歲失所怙依從父撫養甫二年從父又沒事從母如所生未幾從母亦棄世伶丁孤苦難名狀然性不羈好結納當世賢豪嘗曰男子桑弧四方安能屈守鄉閭長爲農夫沒世哉屬濱海多事決意從戎習騎射擊刺畱心海務島灣險夷舟航利鈍營陣戰伐靡不講求熟悉識者覘其有將才矣康熙丙戌擢臺灣水師右營把總壬辰遷福甯鎮左營千總丙申授桐山營守備其明年以熟諳水務

調澎湖協右營守備辛壯夏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竊踞全臺文武守臣或殉難戰死或逃歸澎湖澎湖相距一水居民洶洶澎湖協將弁以孤島難守僉議撤歸廈門各出家屬登舟亮力排眾議按劍厲聲曰朝廷封疆尺寸不可棄我等享昇平食祿廩捐軀報國正在今日焉有鋒刃未血而相率委去之理丈夫死忠義耳甯能駢首市曹爲法吏所辱耶請整兵配船守禦要害賊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死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申主將號令驅官民家屬各登岸敢言

退。屢。者。斬。眾。心。始。固。又。以。臺。米。弗。至。慮。行。間。乏。食。捐。家。財。買。穀。碾。米。給。軍。製。造。戰。攻。器。械。及。諸。軍。需。以。俟。大。兵。進。剿。共。圖。克。復。水。師。提。督。施。世。驃。南。灣。總。兵。官。藍。廷。珍。統。師。至。澎。以。亮。膽。識。超。羣。忠。勇。出。眾。委。爲。前。隊。先。鋒。領。舟。師。五。百。七。十。人。自。澎。進。發。六。月。十。有。六。日。黎。明。大。師。咸。抵。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據。鹿。耳。砲。臺。發。大。砲。以。拒。我。師。百。千。奔。雷。飛。轟。海。面。亮。奮。勇。爭。先。以。六。艦。冒。死。直。進。盡。銳。攻。擊。遙。望。砲。臺。火。藥。桶。堆。積。如。山。命。施。巨。砲。專。攻。其。火。藥。桶。中。之。火。起。烈。焰。沖。天。燔。斃。賊。不。可。計。數。賊。

眾大敗。奪取鹿耳門砲臺。焚賊營壘。乘勝進攻安平鎮。賊目鄭定瑞。悉眾抵敵。亮復先士卒登安平城。暨大軍旗幟。遂克之。鹿耳安平皆天險臺之要害。一日而兩大捷。百姓歡呼。昇酒饋食。知賊不難平也。十七十九兩日。我師鏖戰。鯤身亮駕舟夾擊。橫衝賊陣。賊大敗入水。淹斃。斬獲殺傷無算。自是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復出。晝夜固守。以老我師。施世驃命亮及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千二百人。分兵間道。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之背。藍廷珍復統大軍繼之。二十二日黎明。大戰於蘇厝甲。賊死

傷。遍。野。夜。戰。犁。頭。標。又。大。敗。之。次。日。窮。追。敗。之。於。木。柵。仔。復。敗。之。於。蔦。松。溪。遂。克。府。治。七。日。之。內。恢。復。全。臺。紀。功。第。一。總。督。滿。保。手。書。褒。揚。勞。以。白。金。四。百。兩。方。之。古。賢。將。馮。異。曹。彬。云。雍。正。元。年。春。授。南。澳。鎮。左。營。遊。擊。秋。八。月。擢。臺。灣。南。路。營。叅。將。俱。未。之。官。以。議。叙。平。臺。功。加。都。督。同。知。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再。加。一。等。九。月。引。見。溫。綸。褒。嘉。特。擢。臺。灣。水。師。副。將。賜。孔。雀。翎。寶。刀。貂。皮。緞。疋。火。鑷。包。帑。金。二。百。兩。蓋。異。數。也。途。中。聞。邸。報。奉。旨。特。授。臺。灣。鎮。總。兵。官。臺。灣。海。外。重。地。甫。離。兵。火。亮。撫。



血窮黎正己率屬整飭水陸兵防和衷文武創建郡治  
木城民歡樂之南北路內山生番未習教化性嗜殺時  
出沒爲民害亮設法招撫傾心歸順者一百八社男婦  
一萬八百八十七人於是附山居民咸得安堵事聞

上大悅賜金一萬兩從優叙特加四級亮仰體

皇仁因番性所嗜購氍布漳烟鹽糖等物遣官遍歷各  
社宣 朝廷德意賞賚諸番歡呼之聲震山谷計動用  
賜金一千八百九十餘兩尙八千一百四十兩有奇封  
貯臺庫流交公用絲毫不私爲已有也雍正五年春奉

移鎮浙江定海定海四面汪洋爲浙東吭亮殲心  
爲繆訓練卒伍日率戰艦弁兵巡防周歷南抵溫台北  
窮盡山花鳥不敢一日自暇逸積勞成疾卒於官年六  
十有四賜祭葬

論曰林元戎名將也人知其平臺先登功第一不知保  
乎澎湖尤爲節之大者門庭寇逼僉謀委去獨以一末  
弁排眾議仗劍奮呼遂固疆圉不特忠勇冠三軍於大  
義皎然星日矣以此制敵何敵不摧宜其虎吼雷奔鹿  
耳鯨身莫之能禦也分兵西港永奠東甯千秋百世之

後扶桑日出之區言臺澎遺事者不能不爲此君屈一  
指嗚呼可不謂奇男子哉

書梅巨源

胡承譜 贊夫

梅驥字巨源宣城縣廩生文名噪江右生有膂力食兼  
數人嘗設帳某姓家未三日不辭而步旋主以其名重  
遣伴至兼請罪愆先生曰余適有急事未及辭耳奚罪  
焉爾旣來迎午餐後可同爾往隨於堂上設二席自坐  
上席而坐伴於下席呼具飯則以升鬯飯奉使而以斗  
盆飯自奉乾魚一碟菜羹一碗伴飯未及半鬯先生飯  
盆已罄笑顧伴曰我腹尚未果爾何量之窄也取鬯飯  
並碟魚碗羹大嚼之伴大驚歸告主人主人笑謂人曰

先生之歸乃以受僂故也。又館于某姓。主人四十無子。婦悍妬不容納妾。獅吼之聲每徹于外。一日主人憤甚。哭訴先生。先生曰。吁。我姑爲君治之乎。王人曰。恐治未能服耳。適有招先生主人赴席者。先生挽之同去。云且醉飽而後如約。旣歸。使主人先婉導之。主婦方反唇詬諱。先生大叱一聲。手執夏楚趨內寢而數之。曰。世間有如此不賢婦。尙任其偷活乎。奮拳擊之。誤中牀柱。爲折。主婦大驚失色。低聲乞恕。先生曰。我聞若所爲。原不教而誅。有如此柱。斃于反手。爲若夫除害耳。若且乞恕。若

可知罪乎。主婦曰：不知。曰：忍絕夫嗣，不孝。與夫鬪口，不順。不孝不順，罪在不赦。又奮拳折其第二柱，婦伏地請罪。先生曰：我拳可恕，夏楚不可恕也。則執夏楚，連撻背數十。主婦哀泣。夫代爲乞恕。先生曰：與若約戒，若如屏若，悍速與若夫，納妾生子而後，可告無罪。主婦一一如命。未二載，連舉甯馨。先生將他適，婦率妾各抱嬰兒跪先生前，曰：微君大德，鬼其餒而請高坐受禮。先生揖謝之，曰：向者之粗豪，非所得已。今幸生子矣，何謝爲？相與莞爾而散。曰者云：先生之命造，與馬章民先生同，而馬

以狀頭顯先生終身困諸生歸於秉性太武之故噫如此之武豈爲先生累哉

黃攝尉傳

藍鼎元 玉霖

黃新德海陽縣吏也。讀書僅識字。涉獵故事。出語好遣。文人皆笑之。家故貧。義不苟取。或勸以稍趨勢。得周急。新德曰。原憲之糲袍。賢於季孫之狐貉。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時人異焉。康熙辛亥。授廣西梧州府賓家寨巡檢。弭盜有方。郡守稱其才。乙卯夏。攝藤縣尉。值滇黔叛逆。山寇蜂聚。圍藤邑。時兵少。議降者半。遁者半。新德曰。棄城非守土之義。降賊受戮。社之誅。不如死守。修雉堞。整樓櫓。身先登陴。鼓舞眾志。相持旬餘。薪糧內



絕外援不至。呼其子曰。禱曰。忠孝不能兩全。汝扶我老。母旋歸。後此奉養諸事。皆汝爲之。汝孝於祖母。卽汝之孝於我也。城陷被執。賊欲授以僞官。新德曰。何面目見天下人。王彥章且不肯降唐。况天朝臣子。從賊乎。賊欲屠民。新德曰。倡守者。尉也。誓不與賊俱生。期滅汝曹。朝食者。尉也。死賊殺尉足矣。於百姓何尤。賊怒。誓之。新德罵不絕口。刃斧交下。碎其屍。家人四婢。一皆死焉。日禱負祖母得脫。隱跡丐食。越兩載始還至家。事聞。

賜祭褒恤。贈南甯衛經歷。

論曰新德微官耳。以死勤事。可謂大臣矣。彼擁節封疆。平居赫赫。莫已若。未見敵而棄城去者。厥官居何等哉。况於屈膝從賊。曾狗彘之不如。新德將叱而奴之。敢曰孰尊孰賤耶。



書江斌

江斌自言吳人。或識其錫產。少孤貧。其母備爲乳媪。斌隨之。轉折至皖中。有大府侍史江某。與瓜葛。特愛憐之。養以爲子。得其薪傳。且跨鼈焉。斌年十四五。貌姣好。言詞敏給。善伺人意。吾邱公守皖。斌由假父進。典琴洗硯。勤謹不懈。寵任無與比。先所寵任者。輒中以蜚語逐之。守婦人房。矢金釵。遍索不得。被逐者。窺斌持釵入匠鋪。伺守出。攫釵當街。稟白。驗之。良是。當眾械斌。笞四十。逐去。杖瘡糜爛。匍匐歸江。江以其辱己。不復留。流落江淮。

間半年瘡平乃從人習技勇短小精悍擊刺騰  
冠其儔伍居數年年益壯其母養女爲之配食  
復理舊業適鄉人繼守皖免同鄉階進守賞其  
閔勤慎如曩時加以幹練得其主歡心囊漸充  
鮮衣駿馬顧盼自雄筵室重臺趨承屏息嚮之  
俱釋憾攀援其攬釵搆陷者聞風逃匿無何其  
秦中會苗匪不靖督餉至軍前斌皆隨侍以其  
率鄉勇効力行間苗平叙功斌得守禦千總在  
皖藩斌服役如故而潛復本姓援例得邑佐中

也。主旋引疾去。斌爲怨家所訐。制府親鞫。具得宦僕冒濫狀。重械之。置諸獄。以遺戍定讞。羈繫年餘。僅存皮骨。囊橐蕩然。其士泊出緒。地方官皆以失察。鐫級斌。尋充肥閩軍門。閩者閩軍某。故斌素交。論其材。言於軍府。令隨聚捕洋盜。屢著勞績。爲奏免其罪。遂充水師營卒。時洋盜巨魁蔡牽出沒海島。剽劫商旅。羽眾巢深。負嶼自。大官軍恐捕急。則乘突內地。故搜捕數年不能得。

嚴旨詰責。提鎮大舉出洋。斌亦在遣中。與盜遇。盜船高大。倍軍船。上建巨礮。器械森列。盜眾以百數。抵死抗拒。

弁兵初皆氣餒。斌起躍先登。大呼奮擊。眾隨之。上羣盜披靡。斌禽其渠一人。餘半赴海死。弁兵殲滅無遺。蔡率在他船聞敗。亦赴海死。積盜遂平。大府錄斌功。將宦僕遣成立功。自贖陳明。上嘉其能。棄取錄用。授爲千總。游歷至都。圖權叅戎篆。自蔡率死。餘盜懼誅。分赴各營自首。有盜某首於斌所。營卒索賂不得。愆患曰。公以禽渠得官。此奇貨可居也。斌心動。以捕獲報。大府將登薦。劾鞠之。盜呼曰。身等悔罪投誠。冀緩須臾死耳。營官索賂不足。遂以人命冒功乎。大府取他盜質之。良確。遂震

怒飛檄。械斌至。將申軍法。斌辭窮。自服生鴉片死。  
語曰。異哉斯人。跡其出身至微。屢更患苦。而年未四十。  
立功海洋。官至四品。可不謂若輩之錚錚者乎。假令革  
心晚。蓋樹績戎行。所至正未可量。迺熱中躁進。謂天下  
事皆可以權詐倖得。卒之重罹法網。死非正命。亦可慨  
矣。然古來權臣。驍將。逞其私智。乘險蹈危。馴致身敗名  
裂。不得以功名終者。不知凡幾。於斯人。何恤焉。



佩文韻府

卷一百一十一

一

講花面僧

花面僧者吳人。故梨園丑色。嘗授甌江名班。班尙藝械。用鍊。其船偶泊湖濱地。甚曠。惟與一客船隣。夜半客船遇盜呼救。其班內生色藝最高提馬叉躍而過。同班從之。與羣盜鬪。盜寡而班眾。勢不敵。盜皆負傷。一盜被叉垂斃。他盜負之遁。惟馬叉爲盜擄去。咸不爲意。久之在鄉鎮演劇。有三人聘演社戲。五晝夜。價倍於常。以百金爲定。班主以僻遠難之。其二人先歸。畱一人引路如期。而往。乃瀕海一小村落。居民數十家。茅茨星散。無市集。

惟木橋通出入。臺設社廟前。廟小且荒陋。不能容班眾。或二或三。分寓各家。晝夜登臺演。至第五日。俟晚劇畢。行告歸矣。夜未半。花面與花旦二人。已無正戲。歸寓將寢。其家男婦皆未返。惟一女郎頗丰韻。見之不避。二人蓄一美髮首。一善調笑。託故與語。挑以遊詞。女若不知無怒容。二人逡巡入其室。將狎之。女忽正色曰。死在瞬息。尚相戲耶。二人駭然詰之。則曰。某年月日。某船宿湖渚。有諸日。有隣船遇盜。班眾赴救。有諸日。有父傷。一盜有諸。亦日。有問班失何物。乃曰。惟失一父。女曰。若輩之命。

皆喪於是。父也。二人驚疑不解。所謂女曰。此間居人皆巨盜。無一良民。吾漁人女。亦被劫來。偷生此間。父母皆不知。無由出。樊籠。習聞諸盜述湖渚行劫。遭戲班。父死。一人獲其銀。父上有班名。徧訪是班。率演於城市。無可復。乃重餌誘之來。臺下預儲硫磺。燭硝。俟戲將畢。卽擲火。必全班灰燼。卽逸去。橋已抽斷。不令獨生。吾欲縱若二人。冀傳語老父。故不避瓜李嫌耳。遂引上高處。望臺下。則人挾一炬矣。二人泣跪求計。女曰。此行橋斷處。是往來大河。惟鳧水可渡。傍岸東行三十里。有漁寮。內

老叟眇一目者。是吾父。囑擢小船來。夜釣橋畔。吾可乘。聞登船歸矣。但縱若去。盜必致詰。昨觀千里駒劇。可效之。將吾網縛於室。卽不疑吾縱矣。二人如教縛之。而逸抵大河畔。橋果斷。乃謀曰。鳧水非所長。縱溺死。亦勝於烈燄。正遑遽間。望見大艦揚帆來。乃撲水呼救。其船落帆拯之。達於彼岸而去。二人乘夜東行。天方曙。果遇眇漁具以告。眇漁曰。此蔡牽黨羽。翼眾多。不可搜。吾得間載女歸。亦他徙矣。飯以脫粟而別。二人丐於道。遇官僕某。與且有素。攜旦去。解衣衣之。薦於其主。遂大任用。花

面亦賴其周恤。日後送其主北返。所乘官舫。舟子有眷屬。卽眇漁也。詢之云。羣盜因李師勦捕急。遁入海。惟女與龔媪在巢。伊托賣魚訪之。見其女。暗約乘夜登船而逸。女行時。攫有盜贖。遂挈家順流下。舍舟至浙西。別購內河巨船。操舟爲業。虎口餘生。重逢話舊。父女喜甚。卽招且爲贅婿。焉花面自遭難後。厭棄故業。投苕上爲僧。庚寅秋。余與遇。雖髡髮披緇。而談諧有故態。歷歷自述如此。

每

日

一

書李公奴

綿竹李爾村閣學官京歸去家萬里欲寄滌俸而難其  
人一點奴窺主意鏡身請行不得已遣之家言外唯附  
書兩篋奴本懷怯逃意顧書無所用妄念遂息既至公  
子破篋出金葉於書葉中奴爽然若失



御牙車過記

卷二十五

一

烏蒙烈女傳

晏斯盛 一齋

烏蒙之變。副將劉起元全家俱遇害。並屠其城。獨留少年婦女有舊家女在留中。時猓大張有日。極驕肆。諸猓皆膝行白事。所掠獲皆以歸之。而聽其分。婦女悉留侍。渠眾次第稱賀。日夕張筵。鼓吹若新婚。有間佩刀入室。點閱婦女。俱令脫衣。無敢忤者。忤則持刀背砍之。而次第及舊家女。不從。怒欲砍之。而憐其美。有解之者曰。是欲於無人處相從耳。女應聲曰。無人處相從。與偷漢子何異。然目以解者之言爲得情。姑置之。而待之。則餘猓

之賀者至。目解佩刀趨出。而女隨拾佩刀藏衣襟中。若解衣者。眾婦哂之曰。是欲於無人處相從耳。女應聲曰。偷漢子者。無人處相從。已而目飲大醉。謝客人。問女何在。眾婦曰。在無人處。目如女匿處。披衣。前抱之。女持刀向。刺。直洞目。胸。女亦自到死。

贊曰。余聞之。常履坦先生曰。此目。狽頭目也。方舉事而先去一頭目。烈女當爲平狽第一功。快哉。是言此女殺身以成大節。可謂烈矣。而刃仇殺賊。不亦可稱忠勇矣。

乎。

餘慶烈婦傳

晏斯盛 一齋

雍正十三年。逆苗入餘慶。男殺婦擄。遭之無脫者。有婦人不知其姓。與誰氏之婦。年二十餘。有子在抱。避走山中。逆有望見者。追及。獲之。縛歸穴。以給逆目。婦哭不絕。時方攻掠無暇。又厭其哭。置苗婦中。囑俟歸成事。遂去。三日。婦哭不絕。有漢人婦先在擄者。慰之曰。畱身以畱子。若何。婦曰。某氏惟此子耳。身爲逆妾。子將爲逆奴。又焉知其後乎。有死耳。苗婦憐而縱之。且送至小江。聞逆有旋者。苗婦倉芒持婦還。強之不可。曰。某氏惟此子耳。

身爲逆妾子將爲逆奴又焉知其後乎有死耳遂抱子  
並投水水纔沒膝乃背負其子而面伏於水以死適石  
鄉約之兵敗苗於內江有涉外江搜捕者聞其子哭聲  
撈救之列婦氣絕日暖漸有微息已而復蘇携子訪其  
故夫而歸之

贊曰倉卒之間死生之際久長之慮見之明行之決者  
丈夫難之而烈婦不以人言易所守其死而復生不知  
也而竟生矣斯所謂不愧於生者乎

書陳海虹

陳海虹不詳其里貫。挈眷客津門。與士大夫游。倜儻任  
俠。腹笥淹洽。名下士。泊貴公子。咸樂與之交。無貴賤。稱  
爲陳先生。禮以上賓。花天酒地。譚藝聯吟。座中無海虹。  
不樂也。儼居蕭牆。花木盈園。精廬數楹。尊彝充牣。房櫳  
畚畫。眉甚多暇。日無他嗜好。時與人鬪鳥爲戲。當道耳  
其名。問與往還。吐辭爾雅。語不及私。當道尤器歎之。其  
妻媵容皓齒。若不勝衣。而舉止安閒。無顧影羞縮態。諸  
紳眷屬爭慕其名。香輿迎候。殆無虛日。津地有九河七

十二。法風稱殷庶。是時城鄉盜竊頻聞。而陳妻所過之家。其夜必遭賊篋。人以為適然耳。邑令被捕者。偵緝杳無端緒。答比綦酷。捕者無計。偶蹀躞城畔。有梟徒二。荷校城闕。謂捕曰。此盜吾輩。微知之。請相告。當釋我。捕詰其人。則曰。所謂陳先生者。捕曰。此巨室。上賓。為本官尊禮。且指大僑居。詎為暴客。稟白不信。徒取責耳。遂去。逾兩旬。催比倍前。諸捕家室。並繫獄。益憂迫無聊。姑復詰之。梟徒梟徒曰。吾輩繫此久。出入之人。半已面熟。獨陳先生。每晨歸自城外。必有所攜。但見其入。而未嘗見其

出是以疑之。捕者恍惚陳妻所到之家。往往遭竊。當非厚誣。念陳技若此。一無左驗。烏可輕舉。惟其鬪畫眉。初不擇人。姑借端嘗之。於是購得佳畫眉一。暗約百餘人。散伏舍外。急叩其門。將俟其出。恫喝之。陳從容出問。意殊閒暇。捕不得已。以鬪鳥請陳。曰。倉猝扣門。同行。碁布豈爲角戲者耶。然吾一身。非君等所得。近顧不可相累。容部分家事。從君等自投耳。語次。其妻已作急裝出。謂陳曰。兩身之外。無已物焉。用部分爲君。旣自投。我亦從此逝矣。奮然一躍如健鶻。搏雲瞬息不見。眾皆咋舌。競



親擁陳抵津。縣邑令故與陳有素。至是升堂鞫之。方慮其寃。陳則曰。城鄉大姓所失。悉某一人之所爲。居皮藏殆半餘。以自濟。濟人偷念一日之雅第。執法治某一人。勿累無辜。受賜已多。今日若具雋才。何獨樂此。陳曰。某深惡多藏而吝。與貌夷而心跽者。補挾無術。故不惜自污。至此人各有心。勿煩過慮。迺置諸獄。令緝按諸贖。幸無強劫者。讞遂定。歷諸臺。無異詞。陳依例遣戍。適道逢赦令。告守者曰。吾之不逸。爲津令與諸君耳。今邀寬典。諸君已免深累。請從此辭。卽委械於地。一舉足。飛塵盈。

起日。邑爲之失。湖遂不知所之。次年津士入都鄉闈中。秋之夕。次第終場而出。陳怒候於轅外。邀往其家。從者卽爲之携具。先後導引。凡邀二十餘人。皆在津所厚者。至所居。其妻迎之曰。良人荷諸賢垂盼雅意。久不報。屈臨盤桓。俟榜後。稍將敬意。眾皆志志。搗謙請去。其妻曰。必不相累。如其累也。去亦無濟。眾不得已。安之。供具豐贍。居處靜適。惟陳久不返。旣揭曉。或捷或否。歸計益亟。是夕。忽有白簷端飄墮者。通身衣黑。手提巨囊。抵地無聲。跡之陳也。曰。囊中黃白。值萬計。藏者爲不義之財。取

音爲報義之舉。勿卻也。乃啟囊分贈。且曰。車騎已駕。不暇唱渭城矣。眾紛紛去。其妻已先逸。次日傳某達官府。中。被盜九門。掩捕甚急。陳忽自投京兆府。供狀云。某一人所竊。他無羽翼。京兆啟達官入告。得報。決不待時。乃將赴市曹行。就戮矣。陳忽曰。重勞諸公。容圖後會。目光如電。觀者愕。哈。聳身一躍。縛索委地。踪跡已杳。達官懼他網匿。不以聞。未幾。墨敗。不知究竟。

書崔筠事

陸繼輅 邢孫

崔筠。山西長治人也。家貧。以賣鋤爲業。旣羸。入貲戶部。得從九品官。年且六十。選廣西武宣巡檢。嘉慶二年。獠苗作亂。官軍拒水紅江而營。議戰未決。鈞自詣軍門。請言事。大府以老師糜餉。方傍徨無可爲計。遽見之。鈞因言曰。能破獠苗者。擺邏。獠勇也。能調擺邏。獠勇者。泗城。故土司岑文淵也。鈞請間行至文淵所。說之。然官卑不足取信。若得大府令箭一持。往蔑不濟矣。許之。三日而文淵以獠勇至。官軍渡江從之。一戰白扣。再戰板葩。三

戰板街。四戰雅口。五戰新會塘。六戰冊亭。皆捷。生擒其魁狃苗平。大府奏請超擢西隆知州。部議不可。擢舊州州判。

賜藍翎。久之。調補羅城知縣。再調馬平。來賓劇盜張老二。者。聚眾爲劫。捕之數年。大府以鈞能。委代緝。鈞固有聞。獨身出鎮南關。移檄安南國王。中國有逋者。十三人在安南境。或言王實匿之。王欲自明。期三日。以十三人者來。安南王恐。卽日發兵從鈞。搜獲十一人。以歸。大府聞而大驚。不敢隱。遂以擅越界被劾。奉

旨草職發烏魯木齊効力贖罪。鈞在烏魯木齊六年。年七十餘。嘗白都統某某等處。有金銀氣可開礦。供新疆經費。都統以爲妄。不敢。

上聞鈞既奉赦歸。猶時時攘臂言之。且曰。此說行。無復帑金出嘉峪關矣。

陸繼輅曰。余友崔景儀嘗爲余言崔鈞事。蓋狎苗之亂。景儀方官思恩知府。故能詳也。嗚呼。壯哉。然卒以越境捕盜獲譴。又何躁也。及其老而衰。身爲戍卒。猶惓惓于國計。雖所言不必驗。君子壯其志矣。嗟乎。豪傑之士。賈

志以歿者何可勝。如錄者猶其遇焉者也。

書閔先生

閔先生廷玉。郡東宿。有聲。庠序。間性。和易。而任。俠。好。武。得。達。摩。易。筋。經。秘。奧。有。壯。夫。數。十。人。困。之。以。眩。輒。空。在。辟。易。先。生。嬉。笑。慰。問。無。矜。色。無。賢。愚。咸。樂。與。先。生。遊。遇。迎。神。賽。社。諸。事。必。與。偕。家。貧。舌。耕。自。給。中。年。失。偶。僑。居。鄉。塾。以。爲。常。嘗。與。里。人。演。燈。爲。走。馬。之。戲。里。有。豪。者。恃。財。力。善。刀。筆。爲。橫。鄉。曲。拂。其。意。輒。破。家。人。皆。側。目。是。時。豪。亦。演。是。燈。兩。燈。相。遇。用。膝。問。彼。此。不。肯。讓。先。生。從。容。向。豪。揖。扶。之。膝。畔。其。從。人。遂。相。率。讓。道。燈。東。西。



去夜闌各歸其所。惟豪獨不返。家人循途覓之。則甘灼灼立。膝畔間不行。亦不語。若中惡然。其鼻以歸醫者弗能辨其證。居三月。豪死。平昔之罹豪害者。皆隱德先生焉。學使者臨湖先生入城就歲試。與友人過天寧寺。有鬻拳者。銜技鐘樓下。氣驕而言放。旁若無人。先生儒衣冠。雜眾中。初無意與角。同行者競從。憊之。先生重違儕輩意。釋衣冠拱而進。其人易視之。起手卽相偪。先生扞禦如弗及。旋禦旋退。將至樓隅。敗在瞬息。觀者咸爲先生危。忽有自眾頭上跌出者。則鬻拳者也。指其目。遂遁。

去居數年。有利濟古刹。爲豪僧佔。其僧武藝絕倫。暴戾無比。視眾僧若奴隸。不堪其苦。村人皆不平。第懼其威。莫敢抗。乃鳴之官。邑侯遣幹事役十餘人往逐之。甫入門。僧覺。遂以兩手擣二役。離地尺餘。作開合勢。使役頭自相擊。喀喀有聲。他役跪地乞命。始釋。僧自是橫行村市間。凡酒肉魚米之屬。悉強之布施。弗言直少靳。卽睚眦其目。窘辱隨之。以是無敢違者。而寺中香火斷絕。僧眾亦漸漸逃去。僧憤析椽爲薪。烹飪肥甘。恣飲啖。且揚言廟椽盡。則下詔他屋。遠近苦之。先生稍稍有所聞。顧

家運。迤邐。復頻年。毘甦已長。齋繡佛。不復措意。村父老  
奔走先生之門。跪而請命。弗聽。眾皆哭。先生惻然曰。姑  
覘之。倘力弗敵。弗敢攫。幸毋罪。眾皆諾。先生乃假爲過  
客。遊於寺。微闕僧。故天甯寺。鸞拳人也。次日。易盛服。詣  
之。村人密選丁壯。隨往。僧袈裟迎門外。執禮甚恭。抵佛  
舍。坐定。寒暄外。兼致傾慕。雖僧獻茗。至先生取之。僧捧  
茗而揖。先生答未畢。卽提僧足。擲諸尋丈外。額破唇抉。  
且折其一股。先生手中茗未嘗傾涓滴。僧崩角稽首。觀  
者歡呼。將縛而達諸縣。先生更爲緩頰。出囊中金一錠。

授之。僧感媿踉蹌去。事既定。先生曰。是僧膂力倍於我。先角於天甯寺。無間可乘。勢垂敗。退抵稍暗處。以臆涎唾其目。始獲勝。今彼已髡髮。我能識之。彼甯不識我所。故爲足恭者。乃步步覷定。將甘心焉。其捧茗而揖。飛腿隨杯起。我諭此詐。因就其力。提擲之。諸君子未之見耳。倘股未折。必復鬪。勝負尙不可知。旣成殘廢。已無能爲。脫復經官。勢必反噬。故不如善遣之。曩時村人。但知先生勇。至是始服膺。智之深。慮之遠也。諸丁壯欲師事之。先生一弗許。累餼金爲壽。亦不受。乃迎歸其村。禮事終。

敏求軒述記

卷十五

天

者

論蘇榮書

藍鼎元 玉霖

把總蘇榮雖老壯士也。大軍進攻鹿耳門，榮以小舟從林克董方之後，賈勇殺人。某所親見提軍以其違令擅進，故爲裁抑。此自軍紀當然。蘇榮嚶嚶怨誹，以爲嫉能蔽功過矣。將令當遵一步不可踰越，所以使人赴湯蹈火無敢弗從。提軍派定先鋒，榮不在列。一旦見敵死生弗顧，鼓棹爭先，是違將軍之令也。律以擅進之咎，榮安所辭。然觀過知仁，聖有明訓。使榮他事干紀，自應迅伏其辜。臨陣見敵，似當別論。國家深仁厚澤，臺灣安享

樂利四十餘年。朱一貴無因叛逆。與國爲仇。凡有人心。罔不切齒。爭欲先啖其肉。豈容優游瞻顧。稍緩須臾。蘇榮忠憤所激。不知其他。自以出兵已奉將令。便可橫戈直前。無袖手旁觀之理。矍鑠哉。是翁較之。聞鼓鼙而縮頸者。其賢遠矣。榮過甚小情。亦可原止。宜裁抑一時。不可棄置終身。使人人畏威遠罪。臨敵以將令爲推諉。非所以勸先登之士也。榮年六十餘。膂力尙壯。使處偏裨之任。自足効其所長。今併一千總。而不得則棄置。將終其身矣。隙駒已邁。來日無多。豈堪爲此蹉跎哉。提軍

養重。制府憐才。可以並行不悖。撥雲霧而見青天。深於  
執事有厚望焉。





何翁傳

馬榮祖

何翁名漳字暉濤。鎮江丹徒人。世習鼓黃蘗。自翁之父始遷揚。翁性慧。於諸技藝不甚學而已。工雖襲其家世業。然非所好也。少考六書。通篆刻。窮探大小篆體勢。金石譜錄。與素問難經。縱橫几案。或鄭重來請。金刀鐵畫。應手錯落。間譜新詞。趣被管絃。高下分寸。合度日則微。遠閭里。酌量方藥。抵暮張燈小樓。抗手摩遂。時聞崩雲裂石之聲。或聽歌至繁絃入破時。一字偷誤。輒指出。老曲師愕眙驚倒。尤愛鼓琴。重自矜秘。獨所配。姜蕤人知。

之。每素月橫空。欣然神解。同心並命。泠泠從十指間迸出也。康熙乙亥元旦夜。夢琴上第四絃絕。比簾壁間劃然作裂帛聲。瞿然驚視。果第四絃也。心懍懍如撞杵。惡弗洩。孺人卽以七月沒。自是惆悵。距今二十八年。不復彈矣。翁平生蕩佚嗜奇。顧志意沉摯。乃爾於虜。其尤可思也。

敏求軒述記卷十六

丹徒陳世箴筱林輯

雪如小傳

樂鈞蓮裳

雪如名葆珠。不知其姓。生數月。爲袁嫗者養女。遂姓袁。氏媚楚。婉慧。志識芳遠。年十四。鬻於王甲。吳俗多鬻女爲優。雪如悲恐。飲瀨。求死救。而魁王乃詭言良家。延師教之。讀已。而雪如識其書院本也。始悟。果將爲女伶矣。則夜投繯。又以救而免。愈益防守之。雪如旣求死不得。因勉習其藝。從之。靡諛。蓋欲陰相所歸。久之。不遂。有

南陽生者客邦上嘗與諸名士譙樂雪如識之生間遂委心焉凡三見以情告於是生之友知其事者咸避之謀贖之以歸生生貧恐相負遲迴不遽諾雪如泣謂其友曰不諾則仍死貧與死孰重不畏死豈畏貧哉且不得其人而死孰與貧而死今得其人矣而以貧故不諾命也不諾則奴必死生感而許之各以佩玉爲質質交三十三日而死年僅十八嗟乎雪如不以飲滷汁死投纆死而以疾死何哉天殆早許其死而又欲有以彰之也故質交乃死旣死生與諸名士斂金殯之將銘其壙

碣其墓。且繪圖像。弔以詩文辭。俾傳之於後。雪如病中。生數四往視。初尚能言。繼則但注目流涕。最後不復有淚。然猶欲有所語。喉哽而罷。悲夫。雪如居廣陵數年。內抱幽苦。外以溫默自晦。然眉黛慘結。背人往往淚承睫。以是多爲有心者所識。今潔其身以死死。則愈潔矣。字之曰雪如。允哉。

考工記卷一ノ



ノ



如意姑小傳

胡承譜壻夫

如意姑爲余婦。叔翁某家僕。方探妻。生一子而探死。翁令別贅。氏不從。誓守撫孤。氏有膂力。善操作。外面負任。可代男子內。而肴饍以司庖。人能自食其力。積有餘錢。爲兒納婦。探有少弟。善撫之。亦爲納婦。今年且六十餘矣。生孫子又亡。又代撫孫。外史氏曰。此非子輿氏所云豪傑之士者。與何得之婦人。又得之僕婦也。夫朝廷之旌節婦。表棹楔。凡以云勸也。而婦人之有志者。或勉強而行之。究非其心之所安。其無志者。則不旋踵



而棄之。或以夫家爲傳舍矣。氏何人斯。豈不知爲表揚之所不及也者。而毅然行之。孰從而勸耶。何天厄之。又若是其甚耶。兄弟之析爨而爭財者。縉紳家不免焉。氏於夫死後。爲夫弟謀婚。又分餘財以養之。何敦義若是哉。氏自少至老。接人以和氣。雖孀居時。未嘗立崖岸。以自異。然人之見之者。莫不敬而禮之。終其身。未有交一戲語者。是不亦貞乎。嗚呼。是皆其可傳者也。語云。發潛德之幽光。儒生責也。故爲之立傳云。

朱青川曰。此爲先慈房中老婢記。先慈失恃後。婢勸比。

家政美行乃至不可勝述。其最大者如代余家經紀喪事。送五棺出門。又經紀其夫家之喪。送七棺出門。辛勤艱瘁。淚眼幾枯。余嘗自恨無筆以表揚之。今得先生爲發潛德之幽光。而又毫無溢美。婢誠厚幸矣。余任劖劘。復何辭焉。

每寸車邊言  
卷十六

書黃忠端公遺事

梁章鉅  
芷林

吾鄉黃石齋先生爲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惻惻道貌。藹然可親。絕無一毫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爲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爲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食土踐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母爲冒不測也。眾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

母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卽絕粒。大帥憂其早斃也。百方進飲食。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甯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止。過三爵。眾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爲公送喜。石齋曰。遣臣被逮。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數二公之家世。閱

閱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卽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曠目叱之曰。是何言。與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爲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卽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

衣襟嚙指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  
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  
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  
行刑者大慙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  
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  
僞閣部黃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  
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甯求遺骸有以兵事古者其  
子詣之兵歛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尙如生  
遂以歸葬

書田翁事

法嘉孫 辛伯

揚州田翁雁門。倜儻有才善諧謔。少游請幕府。頗有名。一日赴某公之招。行至瓜州。爲雨所阻。借宿於江神廟。夜暮。忽聞隔房有喧鬧聲。往視之。乃一司馬同弟孝廉亦阻雨於此。互相口角。翁力爲解勸。且詢問其故。始知孝廉欲入都就禮部試。索資於迺兄。司馬欲到省試用。其弟所需多。靳而不與。故爾爭執。翁笑曰。此易事耳。我囊中尙有數十金。合令兄所贈。可得百餘金。持以赴試。可乎。於是兄弟皆感謝。明晨雨霽。取金贈之而別。孝廉



成進士。官部屬。以書  
去。留滯京邸中。不能  
以事赴省。往候之。司  
而去。司馬見。感悟。士  
部。署。遣家人入都。迎  
高。久別離。偶來投刺。  
州。夜雨時。北地音書  
月情偏重。何日江  
語。移家聯云。春至

粟帛聯云八四年高餘髮黑九重恩渥賜衣黃又云得  
臻上壽二生幸更沐新銜八品官年近九十始歿



顧侯虎兒歌序

屠倬 孟昭

顧沂直隸通州人。生而奇勇。居貧。不擇業。嘗負米通州壩上。壩上人負米。恒褻蹤相逐。大率四方最無聊賴之人。沂雜處其間。人不之奇也。既去之。旁縣折節讀書。習舉子業。中乾隆庚寅科舉人。由大挑得知縣。分發陝西補禮縣。調城固。沂性雄直。樸愿。上官亦無由奇之。方沂之之官也。衣青布衣。席帽麻鞵。腰大鐵椎。獨身止逆旅。捕役偵伺。誅爲盜。佯詰之。沂詐不以告。乃掖送捕官。捕官故嘗識沂。省垣大驚。斥捕役曰。此吾令也。亟延上座。

自引罪將重懲捕役沂笑曰是正若輩職召方賞之何  
責爲會邑有虎暴沂率眾擒虎歸檻之久之虎甚馴沂  
喜曰吾將以爲子虎亦帖耳就沂沂故無妻孥輒閉虎  
臥室與同寢處居然若父子則甚奇也沂聽訟有狡辯  
者見虎伏案下目閃閃視卽大懼吐實沂嘗服蟒衣假  
蟒榻上面向壁虎錯愕疑非沂爪攫其鞵沂怒手擲虎  
階下鱗石石碎虎幾斃沂之奇勇有如此時川楚方用  
兵檄沂解餉軍中卒與賊匪王三槐遇沂橫大刀牽虎  
直前賊驚爲神鳥獸散沂顧押餉卒皆羸弱不堪鬪獨

身陷擊又眾寡異勢遂聽賊遁陝西巡撫秦公承恩聞之命沂牽虎入署曰太夫人欲觀之其後秦公嘗爲人言歎其奇不置云沂忘虎虎亦忘沂朝夕一室而僕隸恒惴惴不少安伺間斃虎以藥沂哭之真若喪其子者無何沂亦死後三年太常卿馬先生履泰視學陝甘聞沂事而奇之歸爲余述其事且恨不得一見沂也沂固奇虎以異類睚就人若有知者則虎亦奇也



畫癡僧

癡僧者不知何許人。居吳門知福寺。寺故叢林。僧眾以百數。方丈戒律甚嚴。而癡僧不遵其教。飲酒食肉。佯狂傲慢。恒數日不食。食輒兼數人之饌。冬夏一布衲。垢膩不易。畜一犬甚愛之。夜則抱犬卧。或施以衾褥。受而寢之。不成寐。還與犬卧而安。同儕皆厭薄之。常與羣兒嬉戲。諧語多奇。中自言能治疾。有延者不多。往往則必愈。亦解切脈。伸紙作方。多費解。必不用常藥。惟能以意會之。嘗治一疾。方開八仙桌兩張。太史椅八把。病家計窮。



乃以方字煎湯進。病良已。姜太夫人年老多病。時醫投補劑。益沉綿。醫者束手。囑備後事。公子聽珂計。竭乃延癡僧。至則先索食。進以肥甘。飽啖殆盡。已復索虎子。索水濯足。皆如其請。始入室診脈。方用門神眼睛一雙。僕人乃乘夜以刀割取。小家所貼門神眼。煎湯以進。病遂瘥。寺之方丈僧。逸其名。故士族廣交遊。善修飾。邊幅吳之薦紳。多信重之。嘉慶丁丑。寺開堂放戒。將及期。僧俗詣者數千。所施金錢衣履。蔬菓糗糈之屬。無算。寺中香火雲蒸。鐘鐃鼎沸。觀者填溢。幾一月。而癡僧泊然自來。

去若無覩也。邑宰孫公偵知之。惡寺僧惑眾。夜分驀然  
攜役往。僧眾迎之。卽就寺嚴鞫。備得誘惑斂財狀。乃簿  
錄其財。充公用。食品散諸孤園。衣履棄諸道中。聽人  
拾取。有精巧朱履數百雙。他物稱是。遂械方丈僧去。薦  
紳緩頰者。投束盈尺。宰按每一束。掌責一下。已數百矣。  
迄遞籍還俗。乃已。方簿錄時。檢括搜捕。號啼逃竄。燈火  
往還。喧闐徹夜。寺爲之空。而癡僧宴然抱犬卧。若弗聞  
也。厥後寺頓荒寂。其治病如平時。道光辛巳夏。癡僧募  
得瓦龕。及附身之具咸備。乃舉手別僧俗。端坐龕中。跏

跌而化其首昂然垂玉柱盈尺僧眾爲之建塔尊爲知  
福寺一代祖師云癡僧旣歿其犬亦不食而斃瘞於塔  
旁

語曰瞿曇說法貝葉譚經而於禪理茫然此釋氏之癡  
也按部切脈泥古定方面於病源茫然此醫家之癡也  
是僧不潔其貌而心地清淨超然遠俗方藥奇詭而去  
疾如響莫可測度殆於禪理妙悟心得故韜晦其跡托  
術於醫者歟名之曰癡誣矣

書楚生

吳企延江左名宿。棘園屢躓。其志不衰。赴試金陵。頭場首藝已竣。隣號有操楚音者。對酒吟太白詩。其聲聒耳。文思爲之不屬。將加譙讓。微窺其人。丰采甚都。氣岸軒舉。不敢造次。乃出號款曲。知其先吳產而僑居楚南者。三藝已脫稿。騰真矣。特試律未就。索閱。吳作擊節歎賞。轉以已卷示吳。三藝皆俊拔。不羣。因謂吳曰。君藝得此題神髓。不矜才。不使氣。允爲正宗。鄙作萬萬不及。然操文柄者。未嘗得此中三昧。浮豔奪目。卽可弋獲。君雖功

深養到奈非近時花樣何。吳心服其論而楚生雅重其學。約場後幸相過從。乃各歲所事而出。既終場。楚生過訪。見其旅居湫溢。卽邀與其寓。服食豐贍。談論超曠。二人恨相見晚。迄榜發。楚生得經魁。意殊澹然。吳報罷。倉皇作歸計。楚生曰。君固硯食者。僕將赴禮闈。家有豚子。二不暇親教。欲屈駕設絳寒舍。訓以理法。幸弗棄。吳秋風託軀計亦良得。特以道遠難之。楚生言敝居雖遠。然家間逐月可通。無異近地。吳重違其意。毅然允之。臨行舟楫儲待甚備。付以一函曰。家止拙婦。一切已詳書中。

鄭重而別。吳於是泝江渡湖達楚南。憑函上所載里居。徧訪無知者。正彷徨間。有壽奴問曰。君得非吳姓號企延者乎。吳答良是。問何繇知。則曰。主人有書來。恐初至途梗。命奴祇候。已經旬矣。卽爲之具輿。遊行竟日。轉側帶簪。聞簪暗。蟬色干霄。溪聲瀉月。疎林掩映。中有甲第一區。丹楹霞烘。粉垣雪積。極峻遂蕭爽之致。奴已先驅。明燈肅候。登其堂。陳設古雅。多目所未覩。設齋西園。几案精好。圖書插架。餼饌醇醪。咄嗟羅列。奴言中途勞勩。盍早休息。詔勅內主人出堂相見。丰神莊雅。無世俗脂

粉氣。但云良人在遠。琴劍相隨。勿以辭。藝爲畢。辭。返  
關。見其二子。年才十四五。俊邁無倫。制舉之學。已斐然  
成章。執經問難。如響斯應。館膳精腆。敬禮備至。吳遂安  
之。閱數旬。揖奴進內。主人意歲。肆云暮。請寄家書。兼問  
東修之數。吳但需五十金。奴逡巡報曰。數下。且致書。妾  
妾者。何足濟。主命餽二百金。吳喜甚。如數作書。交奴覓  
寄。甫三日。奴曰。書銀已達。尊邸。匆遽未得報書。因道吳  
第宅曲折。泊上下。男婦狀貌甚悉。吳誅其速。而所述不  
謬。疑信相參。姑置之。旣而楚生提南宮人詞館。寓書於

吳云。倖獲一第。益增我輩登科之感。且麋鹿野性。不堪  
久踏輦紅。秋期假旋。方圖暢叙。幸勿舍去。無何。吳以嫁  
女期迫。意欲暫歸。慮爽約言。猶未發。婢奴忽告曰。昨主  
人書來。命奴送。資五百金。到宅第。給函書。毋作歸計。  
吳怪其預知。遂以書付奴。金附函外。囑取報書爲信。三  
日。奴返。言奴親往。抵宅時。方午夜。夫人將就寢。不敢索  
書。但得隻履爲信。吳益疑駭。然繡履良符。而主意優渥。  
未敢致詰。未幾。楚生歸。各道契闊。知二子所業。悉就繩  
墨。相得甚歡。至歲晚。吳告辭。楚生知不可留。盛筵祖餞。



豔贈豐厚。訂於來歲中秋。必當造訪。幸勿他出。吳謹誌之。於是復遣婢導輿。至故處視登舟。然後去。順流而下。歲暮始達。亟問婦兩番信銀到家景狀。婦曰。昨歲正深懸盼。一日早起。牀頭得書一封。白金二百。書跡無僞。但不知何自而來。頗爲疑訝。秋間嫁女期迫。無所爲計。其夕三鼓方解履就寢。微聞案上有聲。視之得朱篋一具。內藏香書並銀五百。盼蠻間忽失繡履一勾。事絕詭異。不敢告人。未諭君栖託何等。日夕憂念。吳具述所遇。其相歎異。至中秋節。吳潔具以待。至更深。囑妻先寢。獨

坐良久。月斜斗轉。杳無音耗。甫憑几假寐。忽窗際閃光。如電急出戶。視之。果係楚生已反身將去矣。吳邀之。則曰。僕與君交道不薄。何不能稍待須臾耶。吳引咎追挽。相距十步許。追數里。迄不可卽。至遠郊。楚生曰。我行速。追之無益。盍歸誦毛詩乎。拱手問。卽烟霧蒼茫。瞬息不見。悵惘而返。不知誦毛詩何義。歸見牀頭具兼金三百。旁置小函。其封三緘。啟之。裏匕首一光。熒熒欲躍。吳生駭極。知囑其謹言。終身不敢向人道。吳歿。其子孫始稍稍言之。故楚生姓無攷。

語曰。異哉楚生。殆劍俠之流歟。然劍俠雖往來塵世。不聞有側身矮屋。入金門。上玉堂者。豈今昔殊趣耶。抑特爲毛稚子吐氣耶。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若吳生者。庶幾得之。奈何守約不堅。遂至失之交臂。人爲吳生惜。吾爲得知已者戒焉。

史一吟丈傳

段玉裁 茗膺

史一吟丈諱龍洪雲次先生孫於余爲族舅氏余嘗從講詩詞孳孳好學博覽說部書手鈔前人詩文甚富好飲酒余嘗患家貧書少丈誨之曰物聚於所好能好之則書自多矣卒後書籍著述皆漂散每念至傷之有雨中游西湖記及詩皆絕佳詩記二聯云但聞花港觀魚好未見吳山立馬孤潮落有情悲伍相梅開無路訪林逋其哭徐旭升丈詩云比似中郎非有瑋若方伯道更無攸徐文儒雅以孝廉任廣文而沒無子無女且無姪

可嗣聯隸事最精切也。

義乞傳

徐卓 刻

張乞兒。譙陵人。雍正二年。至周家口。跛一足。身無完衣。乞於市。與則受。不與亦弗強。無乞憐態。人以義乞呼之。居常落落。不與羣丐伍。夜則棲遲市西義塚之際。掘地深尺許。坐卧其中。風雨寒暑。不暫移或日一行乞。或數日不出。亦不饑。一日大雪。深數尺。咸曰。義乞死矣。好事者掘雪視之。方鼻睡。由是遠近爭異之。爭進食。不遍受。各食少許。謝去。有贈棚與衣者。曰。吾以天地爲室。何以棚爲野處。而衣新適。爲強暴。資辭不受。處義塚十三年。

每求軒述証

卷十一

莫知所之。

茗香先生別傳

陳 斌

仁和國子助教宋先生者。所爲嘗異乎人。人不知其何如人也。弱歲割股愈母疾。中身不治生。讓財其弟。嘗一舉京兆。叙館錄。年勞可得美仕。竟棄之爲儒官。官一年。母氏陳康強無恙。又棄之歸。以歌詩飲酒爲娛。養母憐其志。命之曰女。其游以廣女懷。遂以

純皇季年遊徑山。復遊鄧尉。又一年遊天台華頂。又一年遊黃山。擁敝衣。攜老跛僕。狂歌而歸。上母壽頌。山水之德。母終七十餘。先生亦五十餘。慕孺子。慕泣孺子泣。



其平生迂俗甚。對俗人閉目而口哦哦。見聰明識道理者。或莊言之。或恢諧與之。胸中豁然不關慮世事。及凶年。煮粥活人。墜寒施衣絮。倡義學。入貧苦弟子。置水器禦災。織悉樂爲之。以爲之於鄉里也。又慨慷自悲。故先生近年益多飲酒入禪悅。不近時人。其一生學。嘗善棄。始棄其章句俗學。繼則棄其天文。壬遁。小學。文字之學。晚乃舉其詩古文。剛乙而棄之。今其叙錄四五十卷書。皆棄之餘所自存者。或莫循其歸趣。有請於先生。則應之曰。酒也。詩也。禪也。托也。吾有所不得已也。或謂先生

高。或謂先生不醇。撥而傳之。有以見先生。抑無以見先生。與先生諱大樽。字左彝。人號之曰茗香先生。



書矮奴

世爵和公世太。其先勛業甚隆。家藏

賜物甚夥。有洋鍍時表一對。亦

先朝所賜。其聲甚洪。不銹不敝。公寶之。恆置牀頭。以誌  
人。

朝時刻。一日晨起。兩表俱失。遍索不得。告之五城。掩捕  
甚急。迄無影響。偶日午伏案假寐。恍惚間。有矮奴當前。  
請安。短小精悍。目所未識。問汝何人。來何事。奴奉兩表。  
呈上。曰。曩從先公。爺借表多次。皆荷優容。前月從爺借

表未荷明察。追捕綦嚴。不敢歸璧。今得間呈上。乞恕不  
告之罪。公雖喜表歸。而其人踪跡奇詭。疑爲刺客者流。  
未敢窮詰。奴又曰。遠來苦餒。乞賞烏父秫酒以解調饑。  
烏父者。都中呼彘肩也。公賜之酒及烏父一具。不足。又  
加賜其三。奴叩謝跪一足。且飲且啖。須臾都盡。復問公  
可有後命。公未得其指。姑答無有。奴悵然復謝。飛身簷  
際而去。

語曰。賞讀宋景濂記鄧伯翊謁德王事。未嘗不掩卷歎  
息。若矮奴者。材具未必如鄧。而借表求食。亟亟自試。其

心良苦。苟用得其當。必有可觀。公豈未喻其指哉。蓋承  
平日久。中外又安。雖有伯弼。亦無可表見。而况於奴乎。

每习車边三言

卷十六

三

書黎襄勤公逸事

郭延

曾保

黎湛溪河憲初仕時道經某邑忽羣鳥飛鳴其前覺有異默祝而隨之至一墓集而翔去問土人曰某貴公子之新阡其所娶某顯官女也數月前腸痧暴卒子行旅也休矣勿言公私誓得宰茲邑所不雪此寃者有如日尋授是令乃治官書欲以訪案檢尸白大吏幕賓曰我公愚吏胥曰我公愚公自白之府道司院僉笑曰愚愚公力爲請院司曰汝欲爲則自爲耳其母悔公旋署大集尸親往驗某氏女如弗聞者時天寒棺啟面如生反



覆求其傷不可得某宦赴省垣訟公大吏掛彈章劾公  
公官罷仍謂冤在死者固請訊不許事聞星使下且訊  
公公終謂冤在死者乃限公以日務廉得其情否則反  
坐公旦暮微行備嘗艱苦雖星使亦憐公愚思所以出  
其罪矣屆限之前夕公走深郊遇雨無投止地遙見燈  
火一處趨之則茅舍未閉守以老嫗公作賣卜狀操西  
江音嫗聞之曰鄉人也止之授束草寄戶下俄而其子  
歸似豪俠客相見恨晚言談甚歡飲酒酣縱論至黎令  
其人曰天下愚官有如此者其母呵之曰休矣勿言公

曰。江湖行旅。何所不聞。矧事不預已者乎。曰。黎令罪人。豈得微我莫之知也。其母又曰。休矣。勿言。公起立曰。罪人。然則子耳。曰。非也。往年冬。我伏某氏屋。覩玻璃窗下。公子先其妻寢。久之。有冠貂少年入。曰。時可矣。因相與撥爐火。鎔鉛半盃。投以白而瑩瑩者少許。其妻喚公子曰。思飲乎。曰。渴甚。遂持盃提耳而灌之。又共提其肩者。再冠貂少年出。其妻卽以夫病驚呼。我盜心頓止。而逝。黎令雖賢焉。知其實乎。愚亦至矣。公飲如故。達旦入城。則新令方疑公遁。將集公之屬而繫之。公忽至。屏人耳。

語其詳。差名捕逮盜母子。至盜見公曰。天平欲吾言耳。敢負公命。雖然先事而泄。機可平民女。至訊一如盜言。其白而瑩瑩者。水銀也。蒸骨亦不見也。冠貂者。其母姊子也。乃各罪復公官。公官聲大著。盜亦爲善士。從公至。公子猶寄食署中。公諱世序。謚襄勤。

海幢僧傳

海幢詩僧也。伉爽有氣節。道光丁亥。談詩飲啖甚恣。余現而笑之。曰。僧亦曰。僧惡夫。不嗜酒食肉。而所爲甚於物化。世得一坏土一片石。題詩僧海。苦持戒律。爲詩多慷慨悲涼之作。蓋者。後出師務扉丈所作擔簦圖。免子沒海幢爲親殮。買棺木。忘付託。可見晚歸天門山以終。

每寸車邊計

包十六

三

以雋永之筆傳清逸之神直栩栩欲活

陳春巢識

石鈞傳

楊文鼎 禹功

石鈞字遠梅吳郡詩人也家素封欲爲萬里遊北出塞外通歷遼陽諸境邏卒偵獲之誣以採葭干禁罪當死鄧錡解訊將軍素儒雅暇以詩酒爲樂鞠問色甚和鈞作畢命詩吟哦微出諸口將軍聞之曰南人解賦詩乎命以題應聲立就將軍大喜曰奈何殺名士被其械延爲上客唱和無虛日鈞久客思歸亟請於將軍將軍不得已祖道厚贈命紀綱導之入關鈞益肆力於詩古文詞嘗清素堂集多蒼莽悲涼之調書法秀勁以詩掩其

台。幾。過。京。口。必。訪。時。庵。子。堅。叔。作。詩。旬。日。然。後。去。其。人。  
溫。淳。惻。愍。而。議。論。甚。偉。性。佞。佛。起。誦。佛。號。數。百。聲。始。與。  
人。翻。對。每。當。霜。晨。雪。夜。輒。嗚。咽。泣。下。曰。不。忘。某。將。軍。拯。  
僕。死。也。

感。恩。知。已。今。古。同。情。讀。竟。唾。壺。欲。碎。

陳。春。巢。識。

書王濤之

楊文鼎 禹功

王濤之河南偃師人幼從舅氏習拳勇舅氏置諸膝以手編揉其骨使柔軟如棉少長教以五禽五禽者獅形熊形虎形猴形飛形也張芥航河督募教師濤之往應募先濤之至者數人狀貌皆魁梧而濤之弱如處女河督心輕之翼日河督出坐堂皇闕教師技勇無足當意者最後及濤之愈疑爲不武濤之伏地作吼騰踔擲躍不可逼視旋拳曲如嬰兒循牆而走驚盼間撲立案上酒盞茶盃不失尺寸河督起立命之曰止止是可以作



百夫長矣。未幾爲河協某公所忌。遂辭歸。而清之名益壯。道光丁酉。戊戌間。顏柳橋世伯聘緝私梟合肥王同子岡。爲遁逃藪。聞清之至。無不走匿者。

英氣着紙上文與事並傳

陳春巢識

書異僧三則

楊文鼎 禹功

報恩寺僧照乘四川人。狀貌魁梧。以膂力勝。先是寺與東莊相近。營卒壞其垣。牧馬踐躪。並於地之膏腴者奪之。僧懦莫敢誰何。照乘至。躬自畚揭。築短垣以蔽。且與營卒約曰。毋過軼我。營卒橫如故。照乘伺馬入。輒挾而擲諸墻外。馬立斃。營卒與鬪弗勝。訟諸官。理復不直。自是不敢牧馬並反。其侵地或曰。照乘少爲盜。晚年改行。故拳勇無敵云。

希聖甘露禪林長老也。有戒行。邑中延諷經者無虛日。

笄姓叔姪爭產姪瘐死獄中其叔懼爲累跪長老前求  
懺悔長老登壇結印召姪亡魂姪披髮而至厲聲索命  
叔屏息不敢動長老許爲超拔歸產立後姪再拜而去  
予幼時猶及見之面目清臞而神采煥奕年八十餘無  
疾而逝

甘露寺僧實賢有巧思用線一尺繫錢一枚手堅握當  
胸線隨脈動驗時刻不爽子時動一次亥時動十二次  
名曰線鐘焦山僧借庵作詩以記其異

三異僧一勇一仁一智牽連書之筆極簡括

陳春巢識

書袁將軍捕虎事

陳世箴  
箴林

袁將軍湖南人。失其名。乾隆丙戌分防靖州。時山中七  
虎。並踞。傷人甚眾。將軍奉檄捕虎。伏深林密箐間。伺虎  
出沒。連發火槍。殪四虎。州人具羊酒爲慶。將軍瞋目裂  
眦。誓盡殺。乃已。醉往探虎穴。三虎突與鬪。槍不得發。以  
空槍碎一虎首。一虎歸。將軍後嚙將軍左臂。將軍舉槍  
穿虎脇。虎負創跳擲。槍旋折。一虎大吼怒撲。將軍不持  
寸鐵。徑以首觸虎。洞虎胸。虎斃。將軍亦力竭死。虔州同  
知江公恂欲爲之立廟。以去任不果。至今靖州故老猶

每寸車道言

卷十六

三

述將軍殺虎威也。

寫將軍先後制虎神致如生覺周孝侯尙遜此勇力

春巢識

邱時英傳

陳世箴 筱林

邱時英徒邑之名捕也。以字傳。善察盜。所捕甚眾。不能悉記。記其事之最奇者。時秋雨初霽。道路泥濘。見瞽者過茶舍前。英命其徒謂之曰。邱某致意。徒不解。所以趣之去。瞽者曰。時英好男子。能識我耶。請以明日見。旦則室置利匕首一。白鏹二百。門扃如故也。後邱以瞽廢。仍日與諸捕飲。偶如廁。咄咄謂諸捕曰。越獄巨盜在此矣。繫之。毋俟其人大聲爭辨。諸捕皆相顧失色。邱曰。女非金匱之某盜乎。獄味穢惡。英雖瞽不女誣也。其人乃摺

伏就縛夫。遇盜而識其僞。警警廢而猶能詰盜。英雖賤。役亦人傑也哉。

兩事皆以警字樹骨。總束處筆尤堅凝。

春巢識

孫貢玉傳

陳世箴  
筱林

邑人孫貢玉以勇闖入少林得內堂法。寺設持械木偶。機發莫禦。無敢有奪門出者。孫獨以爲請。出寺日已暮。望前村有燈火光。老者偃僂。逐之曰。女非某僧高弟子。此徑無足音久矣。曰。然。老者曰。盍休此。我與女師。厚明日當顧我。且僧自外來。相見色喜。老者命幼子與角藝。僧敷坐。作壁上觀。搏方酣。僧曰。止。止。爲女易帽。白顧帽已失。孫悟。請畱復三載。精其技。後商賈聘護囊篋。里有不逞子。入北省爲盜魁。素驍勇。號大刀柳。然知孫善彈。



敏求軒述記

卷十六

三

擊戒其黨勿犯以故望熾卽馳去孫性和易雖婦孺皆  
與狎有固請觀技者削箸作束抵其項以手擊箸箸折  
而項不傷又指按青蚨數十枚立碎有巨盜伺孫久登  
牀捫之加利刃孫捷於飛猱已自後搜其腕盜投地痛  
甚于臂堅請習技不許曰生平見壯士多橫死女足病  
廢天之愛女者厚矣我何忍以此技禍女也晚年村門  
韜晦得以高壽終

廉悍峭厲筆筆中鋒

春巢識

述記卷十六終